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三至第六部分文章 82 篇

三、西进松（潘）理（县）茂（县）地区

土门、北川河谷战斗

郑维山

1935年4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举行的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这一胜利，破坏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我方面军主力占领平武、青川、梓潼、北川广大地区，威胁绵阳、成都。当时，川西北只有敌邓锡侯部队驻守，兵力空虚，北面的胡宗南部和东面的刘湘部，都一时赶调不及。这为我方面军实现向甘肃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就在徐向前总指挥率领我四方面军主力攻打彰明和江油中坝等地，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敌人的时候，留在后面的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对革命形势作了极其悲观的估计，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指挥东线红军和后方机关“大搬家”，跟着渡江西进，他们迟迟不上来，部队只好在嘉、涪一带地区停留，故胡宗南部趁机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准备。这样一来，不仅失去了战机，破坏了原定迂回碧口、抄胡宗南后路、进取甘南的作战计划，而且使整个方面军陷于失去根据地依托的不利处境。

4月下旬，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重庆行营参谋团”）奉蒋介石命令，调兵遣将，组织以江油中坝为

中心的围攻。重庆行营参谋团命令邓锡侯部由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西岸前进，令“六路军”王缙绪部及“五路军”唐式遵一部共13个旅，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前进。令北面胡宗南部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令“三路军”李家钰部位于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至店哑子一线防止红军南出。令“五路军”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东西堵截的合围态势。

根据这一形势，我军继续集中在江油中坝一带坚持显然是不利的，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北出之路又被胡宗南堵住，困难较大。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迎接中央红军，方面军指挥部决定，西出土门，迅速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理番（今理县）、汶川地区作立脚点，实现两个方面军的会师。

从4月下旬开始，我四方面军各部队先后撤出青川、平武、彰明、中坝等地，挥戈南向岷江地区进军。

二

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红九军二十五、二十七师等兄弟部队，是在徐向前总指挥的亲自率领下，于5月初由江油地区进入北川河谷的。

从北川进入岷江流域，要经过山谷交错的山区。山的高度由东向西逐渐增大，自徐师岭及其以北至龙溪堡、高山堡，便形成横断东西、绵亘相连的高山山脉，不少地方是悬岩绝壁，且是深山老林。真是“一山来了一山迎，只堪入画不堪行”。只有土门、干沟、土地岭，才有一条长的隘路通向茂县。我们西向岷江地区、北川、土门的一条长隘走廊是必经之路。就在这长隘走廊间，也矗立着伏泉山、大埡口、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大山，绵亘蜿蜒约百里，号称川西平原和成都坝子的“北边城墙”。

我们西进之时，正是初夏、天热多雨，山路崎岖泥泞，江河水位增高，北川河、湔江和它的数条支流，看起来河面很窄，但水深流急。两岸又多为悬崖峭壁，人一般难涉水过去，又很少见渡船，河上大都是铁索桥和竹索桥。这不仅给部队展开兵力发动进攻形成自然障碍，就是大部队行军也十分艰难。

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北川后，敌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惊恐万分。多年来，邓锡侯一直兼任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这一带是邓锡侯的地盘，邓锡侯为巩固其势力范围，同时防止红军由茂县出崇宁（今并入郫县、彭县）或汶川、灌县直下平原，遂同孙震提出守备北川河封锁土门的方案。经重庆行营参谋团和刘湘批准，乃令李炜如旅为先遣，驰驻墩上；令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13旅旅长陶凯，率八个团兵力，驻守上门、上沟、观音梁子、土地岭等地，封锁隘口。另调藏族奴隶主的马队600人，控制干沟，受陶凯指挥。5月1日，陶凯所部抵达土门，遂以一部兵力驻墩上，以为前进阵地；以五个团又两个营兵力位观音梁子一线，作为主阵地，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占领土地岭一线，为第二阵地。马队位于干沟附近。他们抢在红军之前，控制了有利地形，层层设防，筑垒据守。

由我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率领的八十九师由平武，四军一部从彰明出发进入北川河谷。5月1日向墩上守敌发起进攻，溃敌陶凯所部一个团。然后又在东狱官一带歼敌李炜如所部一个团，追击逃敌于凉风垭。于是红军打开了“北边城墙”的突破口。5月3日后，徐向前总指挥率方面军主力到达北川河谷，即与先头部队会合，然后展开兵力，以九军二十五师和三十军八十八师作为主攻部队，开始向漩坪、伏泉山一带的守敌展开激烈进攻。

5月4日，我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盘踞在伏泉山上的敌李炜如旅。这一带的山多呈马鞍形和锯齿形，山头与山头相隔不远，火力可以互相呼应。敌人依仗有利地形，从山脚到山顶，层层设防，又以密集的炮火

封锁，一时硬攻难以得手。我和熊厚发同志商量后，决定以二六八团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以二六五团迂回到敌侧后，从敌人认为无法攀登而守备薄弱的一条峡谷绝壁摸上去，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乘势夺取制高点。二六五团是在长期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一支过硬队伍，打了许多漂亮的夜战，被总部授予“夜老虎”奖旗。战斗中，他们常常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搭人梯，登悬崖，攀绝壁，钻草丛，潜深沟，悄悄地接近敌人阵地。突破口一般都是选在敌人的侧后或敌人认为进不去、攻不上的地方。就是偶尔被敌人发觉，他们也能沉着应战，宁可牺牲也不暴露目标，不到手榴弹可以发挥威力的距离不还击。等摸到敌人跟前时，首先是数十颗手榴弹同时在敌人丛中开花，然后趁敌人混乱和手榴弹爆炸烟雾猛扑上去，将敌人的主阵地拿下来，然后同二六三、二六八团相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这一次，我们也不例外。二六五团接受任务后，由团政委黄英祥带领第一营在前，我和团长邹丰明带第二、三营跟进。天黑后从敌人防御阵地之间的一条峡谷洼地往上摸。这个地方没有路，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梢子林，或是峭岩。战士们的脸被荆棘划破了，手被石笋刺伤了，甚至有的滚到山沟里去，但谁也不呼叫，悄悄地爬起来再往上攀。这样整整用了四五个小时才爬上山顶，凌晨三点钟到达主峰。敌人还在睡梦中，一部分被我们的手榴弹、大刀送上了西天，敌人压根没有想到，在他们营、连、排层层设防的阵地上，又是半夜三更，会有飞兵自天降，也闹不清究竟来了多少人。在混乱的敌群中，只见到处是臂系白布的“夜老虎”（白布是我们夜间的联络标志），到处是闪着亮光的大刀片。惊恐的敌人无心恋战，纷纷丢枪弃炮，四处溃逃，有的跌下悬崖，有的挂在山涧大树上，呼叫救命。我二六五团一举攻下伏泉山主峰阵地后，一面组织兵力坚守阵地，一面以一部分兵力由山顶向下进攻，配合山下二六八团和二六三团等兄弟部队，对残敌实行两面夹击。一霎间，山上山下都是我军的红旗和喊杀声，敌人难以招架，争相夺路溃逃，敌伏泉

山阵地全部落于我手。

邓锡侯、孙震听说漩坪、伏泉山阵地被我军占领，十分惊恐。急调其纵队司令王铭章率八个团，从安县赶到伏泉山南侧的擂鼓坪一线集结，又派特科司令游广居率七个团赶到草鞋街一带作策应，妄图夺回伏泉山阵地。5月5日午后，王铭章部在强大的火力和飞机掩护下，将兵力展开于曹山坡、苏仓沟一线，向扼守伏泉山我军发起全线进攻。我军指战员严阵据守，浴血奋战，敌人冲上来一批、打退一批。二六三团打得尤为出色，在他们的阵地前，敌人留下了成堆的尸体。敌人在正面进攻失利之后，改变战术，以其主力向漩坪东侧运动，企图迂回夹击我军，半路上遭到我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部队的迎头痛击，退回擂鼓坪一线固守。我军几支部队会合后，乘胜猛烈追击，向西扩大战果，于5月6、7两日，先后攻占了东大垭口，百家林等敌主要阵地。5月9日，兵至千佛山。

千佛山主峰海拔2900米，是北川河谷南侧的最高点和“北边城墙”的中心支柱，山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突兀高耸的山顶上有一佛祖庙，左右是万仞绝壁，半山腰有一天然石洞，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千佛山主峰守敌是川军豢养的“金堂帮”头目赖金亭，他带着由各地反动民团拼凑起来的“剿共”自卫团和帮会分子，盘踞在佛祖庙，扼守住“天门洞”，配合川军封锁红军前进之路，气焰很嚣张。开始，我们从正面仰攻，几次不克，伤亡了一部分同志。10日黄昏后，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携带短枪、大刀、手榴弹，借夜暗由“天门洞”侧后的悬岩攀摸上去，突然出现于敌后，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排，拿下“天门洞”。后续部队也一鼓作气攻上山顶，占领了佛祖庙。敌人大部被生擒，一些负隅顽抗的被当场击毙，还有不少敌人在惊慌逃命中，从庙后跳岩跌死。

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二十五师也以猛烈的攻势，占领千佛山周围几个制高点。5月11日，又一举拿下千佛山西侧的西大垭口，歼灭陶凯

所部一个团。在千佛山东面一线，我四军、三十一军等部队几经激战，打退和击溃了从茶坪方向赶来的敌增援部队，先后攻占了巴罗山、皇宫山、大坪山等据点要地。至此，从漩坪、伏泉山到墩上、千佛山的阵地连成一气，北川峡谷通道基本上被我军所控制。

三

攻占千佛山主峰的第二天，方面军指挥部令三十一军一部从桃坪方面赶上来接防，我八十八师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等部队，疾速转兵西趋，夺取土门要塞。

如果说千佛山、伏泉山是成都坝子的“北边城墙”，那位于茂汶、北川、安县交界的土门，则如同坚固险要的“城门”。连绵群峰耸立于北，观音梁子、上下横梁子屏障于南，确为易守难攻之地。坐阵土门的敌二十八军五师副师长兼十三旅旅长陶凯，曾在江油中坝战斗中领教过红军的厉害，这次受领封销土门的任务后，设置了三道防御阵地，每一阵地重叠配备各种火力，多为路易式机枪和迫击炮，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我军经过侦察摸清敌情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敌人的主阵地观音梁子。徐总亲临前线指挥，决定5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攻击部署是先以二六五团一个营夜间突袭敌主峰阵地，二十五师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二十七师一部和我二六八、二六五团迂回敌两侧，实行包抄。战斗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二六五团夜袭一举成功，其他部队按计划行动。山谷里，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两个小时后，敌前沿阵地被我突破。二六三团奉命扼守阵地，阻止敌军，其他部队乘胜追歼敌人。只见红旗所指之处，部队跟着到达，虽有不少同志倒下，但无一人后退。我们有个营长，一直冲在队伍前面，腿部中弹负伤后，仍不让同志们抬下山，坚持伏在一块石头上指挥战斗。二六八团

有一个年仅 15 岁的小司号员，身矮体弱，爬到半山腰时累得喘不过气来，便由一个高个子战士背上，跟随进攻部队前进。在嘹亮的号声中，我军指战员如虎添翼，纷纷冲向敌群，同敌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鏖战至中午时分，几架敌机临空投弹。因山多林木岩石，部队易于隐蔽，敌机难以投准目标。有一架看上去很小的敌机，为寻找目标，在我阵地上空超低空飞行，战士们纷纷举枪迎击。我从通信员手中接过小金钩马枪，也朝敌机射击。不知是被我们击中还是飞机发生故障，那架敌机嚎叫着撞在对面一座山上坠毁。其他敌机狂轰滥炸一阵之后，便从山头掠过，朝南飞去。午后两点左右，我军攻占观音梁子主阵地。敌人连续反击，均被击溃。16 时许，我军兵分两路攻取土门。一路翻越冷水坪，出大沟口；一路自老君山直指雨淋磴。这一攻势如同伸出两条铁臂，把包括土门在内的敌军右翼阵地团团围住。这时，占领墩上、桃坪等地的兄弟部队也赶来支援，形成南北夹击敌人之势。

防守土门右翼阵地的敌人，共五个团由陶凯亲自指挥。战斗一经打响，敌阵地即被击破。我军迅速分割包围，守敌各不相顾，纷纷乱窜奔逃。土门这一带地方，多老林竹丛，古树荆藤，人钻进去，很不好寻。有的地方，尽是密密麻麻的箭竹林，只有砍竹开路才能前进。敌人分散钻入树竹丛中，这样就很难成建制地全歼敌人，抓获更多的俘虏也困难。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全部摧毁敌人土门封锁线，陶凯率残部狼狈逃窜。

敌人苦心经营的土门封锁线被我摧毁，整个北川土门通道掌握于我军手中。对此，蒋介石的参谋团十分恼火，严电刘湘饬其一、二、六各路军，重整旗鼓，趁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全线总反扑，限期夺回伏泉山、千佛山阵地，重新封锁土门，堵截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邓锡侯、孙震、王缙绪等川军头目接令后，聚集安县紧急会商，收整了 30 多个团，分别从绵阳、江油、绵竹、灌县等几个方面压过来。留在伏泉山、千佛山一线坚守阵地的我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凭险据守，与敌人浴血拼搏。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领导同志，亲临前沿阵地组织指挥，鼓舞士气。部队扼守阵地两个多月，掩护我后续部队和党政机关全部顺利通过北川峡谷。

四

土门战斗，是我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战役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的山地阵地争夺战。为封锁和夺占北川峡谷通道，敌我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几经反复激战，我军终于击破敌人土门封锁阵地，歼灭邓锡侯所部七个团，打通了西进岷江流域的通道，吸引和牵制了王缙绪、孙震、许绍宗等部 14 万余人的力量，粉碎了重庆行营参谋团妄图围歼红军的企图。最后以敌人的失败而结束。当时的敌人前线“总指挥”邓锡侯等人在解放后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着：从红军占领伏泉山起，到主动撤出全阵地上，“经过 70 余日，掩护红 4 方面军主力打开土门进路和在侧敌运动中胜利通过长隘路横渡岷江。在阵地当面的川军除开邓锡侯所部不计外，吸引了王缙绪所部 11 个旅，33 个团约六万人；孙震 12 个旅 35 个团约 5.3 万人；江油、中坝方面的许绍宗纵队五个旅 13 个团，约 2.8 万人，总计约在 14.1 万人左右。经过这一战役，摆脱了十几万川军的纠缠，对红军懋功会师和党中央毛儿盖会议，起到保安作用。这一战役时间如此之长，制约川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我红军夺占土门隘关，乘胜攻占茂县、理番、汶川，打开西进通道之后，方面军总部令我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率八十九师等部队灌县方面来犯之敌，熊厚发师长带二六三团在理番地区待机，由李先念同志率我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六八团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作为先遣部队和方面军代表，疾速西渡岷江，翻越终年积雪、气候恶劣的红桥山，经懋功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我奉命带八十八师两个团，跟李先念同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感到十分高兴。战士们也是个个心头乐开了花，把连月来行军作战的疲劳一扫而光，怀着急切的心情，翻山越岭、日夜兼程。

6月15日，我们终于到达维、懋功同日夜思念的中央红军相会合。然后两支红军主力携手并肩，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北挺进。

1986年6月于北京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407—413页。

茂县阻击战

徐芝富

茂县东北是群山起伏，山高而险，西南也是丛林，但愈向南就愈小，有一条公路自南向北，穿城而过，顺着山腰，向东而去。

上级预计敌人向茂县一带集结兵力，是妄图在这里阻击、消灭我们。因此，上级决定把主力部队向北一拐，进了深山密林。而命令我们八十八师一个团占领茂县东北高山阵地，掩护大部队西上。

我们在山上，居高临下，茂县城内敌人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其实当时敌人已在茂县集中了两个师，人数比我们部队多得多。但国民党军队作战，都有个保存实力、各自为阵的现象，谁也不主动进攻。上级首长当然比我们普通战士知道得多，所以沉得住气，敌人来攻，我们就打，并且要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始终不追击，只要把进攻的敌人打退，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的战士心里可就急了，眼看着那些敌人在眼皮底下跑来跑去，可是不准冲出去打，战友们个个急红了眼，恨不得立即将敌人消灭掉。

我们在茂县担任掩护任务，一共打了三天，杀伤了很多敌人，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连日来，敌人源源不断地将大量伤兵往后方送，能走的就从汽车路上走。因为我们在高山上，所以敌人的这些情况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我们大部队甩开敌人很远以后，我们才在半夜撤出茂县高山。天亮以后，敌人才发现同他作战的部队只是一个团，邓锡

侯气急败坏，大骂部属是饭桶。

节选自徐芝富：《长征岁月》，载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红旗漫卷——南京市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33—135页。

回忆在松理茂的岁月^①

何坤

危难时刻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下，由于博古等人先是采取“左”倾冒险主义，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消耗很大，英勇奋战了一年，仍未能打退敌人的“围剿”，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也遇到了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匪总司令”的四川军阀刘湘纠集的约上百个团兵力分六路的疯狂进攻。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历经艰险，经过70多个昼夜奋战，俘虏了2.5万多名旅长级以下敌军官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摆脱了围追，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红一方面军在极为艰险困难的紧要关头，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行动。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从此，红军得救了，革命也得救了。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① 题目为编者所拟。

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穿插于敌方的重兵之间，处于主动地位。到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曲折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就在这一年，我们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北上抗日，我们突破了敌人在嘉陵江一带的数道防线后，到达了松潘、懋功一带。我们第二分院的全体人员离开根据地从旺仓坝普子岭又经过好几天的急行军赶到嘉陵江岸边的元坝子。在这里我们接收了前线的300多名伤员。医院医护人员少，病人伤情复杂，重伤员也很多，这是我们二分院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况。人员少，伤员多，怎么办？分院领导决定：白天黑夜连着干。伤员驻地分散，我们的班组就将准备好的药械、敷料放在一起，两人抬着去各处工作。黑夜就打着火把到村里去换药。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能把治疗工作完成。我们都是半夜吃一顿饭，到第二天中午还吃不上饭。我更忙，药房只有我一个人，除了要给伤病员配药外，有时还要给伤员换药。

我们在元坝子待了一个星期，后来伤员要转移到安全地区，这项转移伤员的任务也落到了我们医护人员身上。我的任务是带一个三人小组转移100名伤员，只给两只大木船，要把伤员护送到嘉陵江上游去。我和伤员讲明情况，争取他们的配合。好在大家齐心，伤员全上了船。船也开了。船行江中，我们正在高兴顺利转移时。突然发现有两架敌机来了。容不得我多想，飞机已飞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在空中盘旋。我们紧张极了，我叮嘱让大家别出声，两眼紧盯着飞机，生怕敌机扫射、投弹。这飞机飞了两圈后居然飞走了，看着远去的飞机我的心才放了下来，伤员们都很庆幸没有发生战斗。

我们的木船加快划，多想赶快到岸边呀！离对岸已很近了，有一个伤员突然大喊起来：“快看呀！”大家一齐向对岸看去，对岸的大石头上写着“消灭刘湘！”的巨幅标语，这说明我们快要同中央红军会师了！